

英華書院圖書館惠存

賀仲禹贈

繡鐵盦贊集

第一集之



序

同邑賀子仙舫勇於治學作吾道中樞圖義歷文才氣辟易儕伍著有繡鐵盦若干種將先梓其詩文詞行世上月一日以書來告曰閣下知我愛我敢乞一言弁諸簡端藉增光寵輝拜命而心許之矣溽暑坐困病未卽應越數日少間曰輝於賀子文字交十年所矣海天分手去歲重把袂鷺門一席皋比隔江千里卽有驚心蕩魄之作鬱勃磅礴喻諸幽獨亦以相孤昕夕欣賞無期茲集衰成末由受而卒業內滋訟焉言之似可以已然而文章公器去取自有權衡爲士衡儉父太沖無當也爲王吉蠻蜞司馬仍無當也寸心甘苦祇宜問諸風雨窮廬知者不知者愛者不愛者均與之無町畦也俗士貴聞賤觀褒貶一準愛憎詘之者不足爲詩文憂謫之者不足爲詩文快鄭板橋手錄其集不喜求人作叙真卓見哉大抵不

序

一

序

二

朽之言功德鼎立四杰之杰也不廢江河焉昌黎一代斗山也心折李杜光燄焉以此推之揚子雲所謂壯夫不爲非真不爲也或謂爲之不能至耳賀子進地月異而歲不同今不以輝不文亟亟屬之以叙夫引爲知愛而屬之知不樂阿好貢諛以襲公器爲不知不愛者譏也言之又曷可以已蓋著作之權操諸己造物能妒之而不能厄之鬼物能護之而不能賊之上下古名作夥矣但斬與千秋文苑爭一席瓣香則外不撼於浮議內不怠其所學所謂因文見道因詩之真在是已况躬躬而撰之矻矻而爲之踵此之刊當更有進一言之末曷足以光寵吾賀子哉如謂慧遠雕龍假休文增價惠恭雙枕藉小謝知名也則輝當遜謝之曰否否不敢丙寅八月惠安汪煌輝拜序于廈大博學樓

序

新舊文藝聚訟劇烈勝負未決以余觀察偏語體者未必盡能文言善文言者萬無不諳語體近代提倡語體諸君子其作品之表現得羣衆之鑒賞無一非從文言中醞釀而來余友賀君仙舫邃於古者課餘筆花墨瀋飛灑江天久已洛陽紙貴此次刊行叢集非不能屏棄一切藉以迎合社會心理蓋君於新舊文藝真所謂古今只此筆數枝惟君能以一手持者獨斬斬焉人棄我取作中流之砥柱隨時會而轉移殆自信語體文言實有密切關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有明訓願與同志共勉之非好談保存國粹比也噫文言至今日遭世屏黜類皆咭哩小儒過事穿鑿沒却性靈致爲改革者所詬病君文如行雲流水純任自然民國己

序

四

未余南來避寇幸識荊州君正主道南筆政每出一紙萬戶傳觀時語體潮流尚
未澎湃君文已擅老嫗能解之妙其脫離尋常窠臼久矣回溯風雨晦明瞬經八
載時或酒酣耳熱縱談古今不勝人世滄桑之感而君神志堅定不爲紛華所擾
靜度此閉戶著書之歲月余爲環境所累輒作勞人舊學日益荒落胸中已成沒
字碑展誦茲編百感交集不知所云丙寅中秋前二日永泰鄖耀樞識於韓江寓
處

繡鐵盦叢集目次

汪序

鄒序

作者肖像

文

二十四篇

詩

古近體二百九十一首

四三

詩餘

二十四闋

九九

墨餘

十五則

一零七

繡鐵盦叢集（集之第一）

螺陽賀仲禹

文

山公雅各榮哀錄序

死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死而有異。何以一坯黃土。同歸於盡。死而無異。何以同一死也。惋悼悽愴者有之。歡欣稱快者有之。然則死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賀子曰。吁嗟乎。人孰不死。死一耳。何異不異之有。異不異。存乎心。發乎事。道德之所擴充。理義之所浹淪。文章事業之所鼓盪。其生也。天下仰之若泰山北斗。其死也。雖婦孺孺子。亦痛哭失聲。卽百世後。猶稱頌不衰。若而人者。其天賦之清。秉稟之厚。煦育培植之廣大精微。固足以參造化。關盛衰。左右羣倫。傳翼世道。卷之則浩然獨存。舒之則瀰漫無屆。炳若夷若。與天地同流。與日月爭輝。與山河金石并壽。而翹然獨異。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死何與焉。蓋

嘗論之。聖賢君子之持身也。不務激而炫高。不立奇以矜世。不以玄窱駭俗。不以瑰瑋聳衆。其一言一行。率循庸常平易之軌。而爲四夫匹婦之所及知。飲食日用之所及行者。而天下後世。卒未嘗以其庸常平易而忽之。且取其一言一行。奉爲大經大謨。蓋聖賢君子之存乎心。發乎事。非有求異於人。而一本於彝倫靈覺之衷。故能流露無滯。爲天下後世所宗仰。彼務激立奇。駭俗而聳衆者。或能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究非所論於聖賢君子之道也。殊不知道無不庸常。亦無不平易。自微言歛而大義絕。世俗之見。或毀行汙德。或矯情枉性。聖賢君子庸常平易之道。遂慢滅無餘。久而久之。人徒見其高奇。而不見其庸常也。徒見其玄窱瑰瑋。而不見其平易也。要之聖賢君子之存乎心。發乎事。果有以異於衆人矣乎。嗚呼。此天人之辯也。而余不能不因之有感焉。山公雅各英人也。抱道來華。歷有年所。其存乎心。發乎事。久爲當世所矜式。其死也。人無不惋悼悽愴。各出其詞章。以抒寫其哀感之思。哀成巨冊。

斐然大觀。人固以聖賢君子視山公。庸詎知山公之存乎心發乎事。一無以異於衆人。特天下後世之存乎心發乎事。卒無有能及山公者。故山公庸常平易之道。遂爲衆人所視爲高奇。爲玄窯瑰瑋矣。可不大哀乎。雖然。人能異乎山公之存乎心發乎事。而又能異乎山公之死。而惋悼悽愴之。亦可見大道之未盡泯滅於人心。天理之未盡汨沒於季世也。故當是冊之付刊也。余因舉天人之辯而備論之。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山兜賀氏家譜序

賀氏本爲慶氏。蓋齊公族慶封之後也。漢侍中慶純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魏書官氏志。賀蘭氏賀賴氏賀敦氏。俱改爲賀氏。蔓延於湘汴皖閩諸省。而白嶠則爲吾邑賀氏始遷之地。繼而子孫散處於山兜山富坑柄庵后等鄉。迄今二百餘年矣。宗兄景清。仁厚君子也。世居山兜。青一衿後。無復仕進想。而專以敦薄勵行勖後生。患其鄉譜系失傳。無以明木本水源之義。因復搜稽白嶠木主。知自一世祖某公。至今凡九世。二世

文

四

分三支。三世分五支。將歷脩而并存之。爲山兜賀氏家譜。旣成。函余一言以爲序。余聞之龔子定盦有言曰。欲子孫之必賢。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又聞之歸子震川有言曰。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又曰。吾之爲譜。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嗚呼。賀氏一姓。譜乘闕脩。亦已久矣。乃景清獨能舉而脩之。其高躅遠引。良足欽式。而其以孝友悌弟之行。思以訓齊一族之賢智愚不肖者。用心之厚。尤令人可敬。則其求所以爲譜者。蓋深有合乎二子之旨也。抑吾又聞之。蘇子明允有言曰。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則景清是譜之脩。於淹遠莫考者。姑闕之。而望後之爲繼者。將無忘先人之志。而益思所以紹述之。固且與蘇子同其抱負也。嗚呼。景清之志。夐乎遠已。顧余

有不能已於懷者。吾鄉自開族以來。其間世次。皆不可紀。幼時。侍先君子側。趨庭之餘。輒舉以叩。先君子爲道其近者。而遠者莫得其詳。年代遐久。余小子何得而述焉。極擬掇拾所聞。列爲近世家譜。而天涯歷落。卒未下筆。戊午冬。反里度歲。春雨微濛。寒窗兀坐。蒿愴高曾。益縈夙抱。復與遜澄伯兄談是事。伯兄大以爲然。繼以挈眷鷺江。入事彌促。此志終未逮。極目鄉雲。寸心耿耿。承先啓後之責。追遠念祖之誠。吾於景清。滋愧恧焉。

春燈集序

夫自藁砧入賦。隱語傳樂府之音。齋白鐫碑。微詞悟曹娥之句。於是燈前射虎。世有通人。月下雕龍。時來作者。則有鷺江名士。太白後人。繡伊先生者。腹多王勃詩書。豈只胸藏二酉。倉蓋曹曾典籍。何殊坐擁百城。寫將十幅蠻牋。騷壇久主。持得一支湘管。瑤圃長揮。乃思結蒼茫。粲心花之贊益。神通造化。唾牙慧之餘馨。每當三五月明。巧製庾

詞之什。抑值春秋夜好。大挑火樹之燈。索妙緒於環中。看衆體之畢具。
。探明珠於驪頷。信方寸之奇靈。着想非非。正可遺六經爲他注脚。含
情脈脈。直將驅百氏作厥評眉。妙手偶得之。漫道割裂於組繪。匠心獨
運也。休嫌狡猾之文章。誠可謂抒腕底之全功。補聰明於冰雪。愜胸中
之生趣。化筆墨爲煙雲者矣。茲者先生將裒集珠璣。疊成寶塔。選裁綺
繡。製作天衣。喜藏頭自有名師。嘆歇後無非雋語。偏羨多才多藝。聲
擅擲金。佇看一字一縑。價爭貴紙。斯編一出。宜贈來李白之詩。餘子
無奇。盍焚盡君苗之筆。僕也十年作嫁。曾參矮子道場。萬里浮蹤。未
脫阿婆乞相。較之先生之家風克紹。合題商隱之名。何似賤子之襪綫無
長。有忝知章之裔。他日春缸逐鹿。問君何處傳薪。此時鐵硯塗鴉。算
我未曾作序。

錦江林隱語序

林桂舟先生者。溫陵舊族。夙著才名。鶩島羈身。久稱市隱。騷壇長結

。詩每雜乎仙心。畫事能工。筆常參夫蝶夢。卽論意氣。固謝公邱壑。
而杜老胸襟。若問風懷。亦稽子衣冠。而阮郎主客。紺柳編於細字。削
桐簡以孤歌。虹帶初拈。硯洗散花之鉢。雲裳自織。爐焚乞巧之針。燭
剪一二分。藉碧筒而寄意。月明三五夜。縷紅火以篆心。時則客集簪纓
。大異推敲之束縛。人來冠蓋。竟同競病之吟哦。漫移齊已之詩。黃鶴
樓重留韻事。謹拜士龍之句。曹娥碑乞譜新聲。爾乃麗句裁雲。六朝夢
罷。香花蘸筆。三晉春深。素姮之識曲原多。脫帽人居然高士。幼婦之
賞音何遠。捲簾女却是妙娘。鬥角鉤心。可像形而會意。量弧較矢。假
懸擬以書空。且也鮫人多識六如。藉壑松而藻繪。緣士久傳少野。託雲
水以畫圖。綠竹千竿。乃成个字。紅流一笏。好認平書。葉公龍豈真一
現。曹子虎自足千秋。聽來銀樹鶯喉。每擬添毫求肖。悟得旗亭燕尾。
終教擊節狂催。結想徘徊。試圓茶夢。凝神躑躅。聊寄松盟。此所以洗
盡當筵。激賞應邀浮白。因而停盃失笑。流傳早定殺青者也。夫滯於機

者。罔識自然之境。局於法者。不知自得之師。惟有心人。悠然以會。從無意處。偶爾而通。笑證禪門。愜此中之生趣。慧參覺路。偷大塊之全功。文章正自天然。應列太玄之例。筆墨原非遊戲。漫同小道之觀。品逸於仙。先生何高興乃爾。心閑似鶴。此老定山僧無疑。僕也屢歲驅飢。笑韶華之虛度。頻年浪跡。愧風雅之無聞。慚我鈍根。對茲妙製。羌無俚引。徒有卮言。安能繙曲水邊。燈前月下。抑亦茶餘酒後。笑隙談叢。一同之予以長居。也向人間而徵逐。

樂天齋談屑序

蕭齋日永。小院春深。或燈前月下。飯後課餘。集二三知己。煎苦茗。斟紅酒。舉國聞掌故。異傳逸事。遺行一媿音。文章技藝。與夫山水草木。禽獸煙雲。外而瀛海奇話。下而閭巷瑣語。一一傾筐剗篋而談之。言者聽者。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撫掌拊髀。忽而慷慨激昂。可驚可愕。可泣可悲。亦玄亦禪。亦風亦雅。津津亹亹。樂此不疲。更舉而一一

筆之簡册。久而久之。積如束筍。傳之弈祺。可以陶情適性。可以淑世立身。可以垂典故。備法戒。此其大言小言。將莊子所謂炎炎詹詹者。而其文以載道。又將孔子所謂識大識小者。豈若裨史野乘。摭拾一二浮誕不經之言。用以欺世愚俗也哉。蘇子鴻圖。當余主持道南筆政時。輒以其樂天齋談屑見投。斷金碎玉。余讀而愛之。恨未一窺其全豹。歲已未。蘇子攜硯來鼓。因獲定交。并得卒讀其談屑。信乎炎炎詹詹。而識大識小者也。彼捉松枝麈。作魏晉清談者。烏足與語此。談屑計若干卷。樂天齋義取靖節先生樂夫天命復奚疑也。靖節常著文章自娛。蘇子亦著作等身。比年有樂天齋吟草文錄諸書行世。自視為死文學。而皆卓犖獨造。不同凡響者。近又輯其談屑。將付剞劂。囑余爲之序。余亦津津亹亹。樂此不疲者。於相視莫逆之餘。勿敢以不文辭。作此以歸之。

題像唱和集序

一匝秋水。萬里長天。落雁橫斜。古木墜西風之淚。啼猿婉轉。輕舟飛

巫峽之聲。笛訴桓伊。心懷故國。筆猜謝傅。眼望遙空。劍佩狂搔。漁鼓敲夕陽之渡。酒杯怒鄭。銅琶上暮夜之燈。羌渺渺其含悲。誰可拈花說法。亦悠悠以寄怨。偏從彈鋏興歌。翻疑杜老詩中。擰腸欲破。疇道鄰侯架上。觸手如新。一片之江山。大都舊夢。五更之風月。強半閑愁。又孰與俯仰乾坤。共來索笑。徘徊今古。差足聯歡者耶。乃有郭子其人。寢饋陳編。咀茹祕笈。奇才吐鳳。盡人間有用之書。壯采嘘虹。誠名下無虛之士。東方跌宕。另饒玩世肝腸。南阮清高。夙負藏經肺腑。不合時宜之狀。襟期自適於天真。罔因人熱之懷。物我各安夫本性。斯固近今之賢達。抑誠近世之風騷者矣。且也酒胆豪張。佳釀常傾白墮。詩腸別具。浮生合住糟邱。吟箋奚只千章。尊中放筆。醉飲原須十斛。甕側酣眠。伶仃獨立之餘。輒欲舉杯而問。慷慨悲歌之頃。時將拔槊以揮。大白驚人。紛拏雲黑。雌黃任我。碎蹴霞紅。舊恨和新恨同來。淚痕與酒痕相半。蓋亦孤懷歷落。藉此澆眼底之愁。方寸崎嶇。借他洗胸

中之惡者也。且夫韶華鼎茂者。其氣必芳。格調清孤者。其儀必偉。萬勿謂少年無賴。春風早識於披圖。從可知之子軼凡。骨相儘覩於索驥。風流自賞。鏡中人濁世翩翩。月旦羣推。雞裏鶴雄才卓卓。記丰姿於張緒。此其儔歟。想人物於竹林。深有類也。而君且心閑似鵠。品逸於仙。裁紙題詩。清神縷句。分箋索和。白雪徵歌。一時海內詞林。盡賡同調。者樣人間韻事。固足千秋。寄一百歲之光陰。留得雪泥鴻爪。譜廿八年之歌哭。傳來酒盞詩瓢。翰墨因緣。認三生於石上。文章機杼。寫十足於毫端。豈只言詩。直將傳世已。僕頻年潦倒。橐筆爲生。十載飄零。依人作嫁。姓名粗識。風雅無聞。哀樂兩忘。色空一視。鈍根似我。笑面目之非真。慧業輸人。傷聰明之不畀。然而看花眼冷。攤飯身閑。不能不因君筆下之珠璣。觸我胸中之塊壘。雅歌互答。臨風和銅斗之聲。禿管狂揮。拜手製唾壺之序。

送田秉淵之星洲序

文

十一